

编者按

新快报 2019“寻亲圆梦行动”再起航

贯穿全年的新快报“寻亲圆梦行动”，在中秋佳节之际蓄力前行，正集中发起新一轮关注困境儿童、关爱流浪人员的公益活动。

“寻亲圆梦行动”始于2006年，至今已牵手广州市民政局、牵手每一位热心读者和网友坚守14年。在万千读者的关注与加入，无数个体的助力与接力下，14年来，我们为90多名流浪儿童找到父母，回归家庭。这个中秋，滞留在广州市救助管理站和广州市未成年保护中心的流浪人员，期待点点微光指引，踏上回家的路；这个中秋，100名身处困境的孩子说出心中小小梦想，期待梦圆；

这个中秋，十数年如一日，风餐露宿在寻子路上的父母，还在述说他们的故事；这个中秋，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、梦响汇公益、宝贝回家、蜗牛公益团队、尚丙辉关爱外来人员工作室……更多公益组织与我们同步，共襄善举。

如果您是寻亲者的亲人，或是可以提供线索的知情人，请拨打本报寻亲热线18665089067或广州市救助管理站市区分站020-37281075、37281076联系。

24年前，她因错信他人，七个多月的儿子在北京火车站被抱走

“有生之年，希望能再看他一眼”

1995年10月3日，是蒋文俊前半生的至暗时刻。这一天，她七个多月的宝贝儿子在北京火车站被拐，再无音讯。蒋文俊的庸常生活因儿子的走失而改变，24年来，她穿着自制的寻子服，举着印有孩子画像的横幅，几乎走遍大半个中国。支撑她迈步寻找的动力，是心中从未泯灭的希望，她期待在某个寻常的街角，能与长大成人的儿子四目相对，“有生之年，希望能再看他一眼。”蒋文俊的双手微微颤抖，再次举起儿子陈进军的画像。



■蒋文俊甚至没有儿子的一张照片，只能通过夫妻二人照片请人画出儿子的肖像，寄望以此能寻找到丢失的孩子。

所托非人 七个月大的儿子在北京火车站丢失

“进军，进军，是妈妈啊，我是妈妈！你不认识妈妈了吗？！”一声惊叫，蒋文俊从噩梦中挣扎醒来，又一次，同样的梦境再次出现。她摸着脖子下湿透的枕头，抱着被角低声啜泣。

蒋文俊已不记得这是第几次做相同的噩梦。在梦里，她看到有七个被拐的孩子获救，其中有她的儿子陈进军，可任凭自己怎么呼喊，儿子都不肯回应，反而越走越远……挣扎在梦境里无法自拔，蒋

文俊有时候会分不清虚无和现实，“24年了，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到头。”

1995年，蒋文俊独自一人抱着七个多月的儿子陈进军，从四川达县坐火车到了北京火车站。“当时孩子的爷爷在北京打工，我想把爷爷接回去，让爷爷奶奶帮忙在老家带孩子，然后我们夫妻俩出来打工。”蒋文俊回忆说，刚下火车，她就弄丢了爷爷的地址，只能在火车站坐了一夜。

苦寻24年 “不能停下，停下就会崩溃”

孩子不见了，蒋文俊大脑一片空白，趔趄着四处呼喊，疯了一样寻找。喊哑了嗓子，哭干了眼泪，陈进军和那一对男女仍如人间蒸发了一般，不见踪影。

孩子丢了！当这四个字出现在蒋文俊脑海里的那一刻，她仿佛才找到一点自我意识，可现实却是那样残酷。“也去派出所报了警，自己找了几天，身上的钱

花完了，实在没办法只能求助，让救助部门帮我回到老家。”蒋文俊说，回老家借了点钱，她又踏上了漫漫寻子路。

从陈进军被拐至今，已经过去24年。这24年里，蒋文俊全国各地跑，四处找孩子。可茫茫人海，进军没有任何痕迹留在她去过的地方，就像未曾存在过一样。蒋文俊没有儿子的照片，去任

第二天天亮，蒋文俊抱着孩子准备去找爷爷，结果这时有一对年轻男女来找她搭讪，东拉西扯聊了好几个小时，“他们跟我分析爷爷可能住在哪里，我慢慢放下了戒备。”蒋文俊说，到了下午三点多，自己想去厕所，就把孩子交给年轻人帮忙照看，来回只有5分钟时间，两个年轻人已经抱着孩子消失无踪。

每当想起这一幕，蒋文俊都心疼如刀绞，为自己的愚蠢和天真痛悔万分。

何地方，都是靠讲述追寻线索，谈何容易？

“除了西藏、新疆、东北，基本全国各地我都跑遍了，一边打工一边找孩子。很累很苦，但我不能停下，停下就会崩溃。”蒋文俊说，一听到哪里解救了一批孩子，她必然会扑过去。无数次燃起的希望，交织着无数次跌入谷底的失望。

负重前行 寻子就是生活的头等大事

不管在哪个城市生活，蒋文俊都不会找固定的工作，哪里有临时工，她就去哪里，能挣到一口饭钱就行。没有工作的时候，她就穿着自制的寻子服，撑起一杆印有进军画像的小横幅，满街派发寻亲传单。横幅上不仅有陈进军的信息，还有其他家庭的寻子信息。

“找了这么多年孩子，跟一些同命相

连的父母都成了朋友，大家抱团取暖，互帮互助四处寻找。”蒋文俊说，所有丢失过孩子的家长，每行过一地，都要苦口婆心叮嘱周围的父母，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孩子，“一点点疏忽，就可能铸成大错！”

横幅上的画像是绘图专家为蒋文俊画的形似图。蒋文俊说，寻找进军的最大困难，在于她不能提供儿子的照片。而且

过去了那么多年，陈进军的样貌肯定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寻子难度更是难上加难。

“2013年我将DNA录入打拐系统，还找专家根据我和丈夫的面相，画了进军成人后的模拟像。”蒋文俊说，能想的办法已经想遍，能走的路她还会继续走下去，只要自己还活着，寻找儿子陈进军就是生活的头等大事。

【寻亲档案】



1 (档案号)200512051，陈松林(音)，男，约43岁。2005年09月29日在广州流浪被收治，该人自称家庭住址：湖北省麻城市季子镇陈家沟村，已登入全国救助寻亲系统，推送头条寻人，已采集DNA录入全国打拐库。



2 (档案号)200807033，陈国生(音)，男，约46岁。2008年07月09日在广州流浪被收治，已登入全国救助寻亲系统，推送头条寻人，已采集DNA录入全国打拐库。



3 (档案号)200803037，梅林(音)，男，约28岁。2008年02月04日在广州流浪被收治，该人自称家庭住址：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同和乡土村/河南，已登入全国救助寻亲系统，推送头条寻人，已采集DNA录入全国打拐库。



4 (档案号)200803032，张银利(音)，男，约41岁。2008年02月01日在广州流浪被收治，该人自称家庭住址：河南信阳市，已登入全国救助寻亲系统，推送头条寻人，已采集DNA录入全国打拐库。